

永-远-无-法-返-乡-的-人

Far From My Home, Never To Return

胡 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永—远—无—法—返—乡—的—人

Far From My Home, Never To Return

胡 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无法返乡的人 / 胡弦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331-7

I. ①永… II. ①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556 号

书 名	永远无法返乡的人
著 者	胡 弦
责任编辑	李 黎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31-7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下 游

胡弦

江水平静，宽阔，
不愿跟随我们一起回忆，也不愿
激发任何想象。

它在落日下远去，
像另有一个需要奔赴的故乡。

目 录

辑一

一块不再被拍响的醒木

模糊的界线.....	003
集	017
故乡物事	024
战友	033
心灵史·童年	040
一棵树的声音	060
纺织娘	068
木杵	071

辑二

所有的雨都来自生活

阵雨	075
火车	087
雪	091
美术课	096
词与物	103
风前书	121
流水	130
明月	139
太阳	141

钟表	148
玻璃	151
行乞者研究	153
医生	160
马路	163
铃声	170
沉浸在音乐中	175
公交车	179
凳子上的音乐	185
一只浪漫主义的鸟	187
门诊楼	191

辑三

漫漶时光的一个制高点

岷山·幻影	197
象山·象	201
宜兴·竹	208
河下镇·石板	217
窑湾·秋风辞	223
戚姬苑	231

辑一

一块不再被拍响的醒木



模糊 的 界线

祖母临去世前的几天，一直坐在门楼下的席子上，那儿有风，有光。她不愿回到幽暗的屋子里。她的眼大部分时间闭着，偶尔睁开，她已没有力气把眼睛一直睁着。后来她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就躺着，仍躺在那儿，不准别人挪动。直到她陷入昏迷状态，已不能再发出任何指令，父亲和我才把她抬到堂屋的床上。床早已放在那儿，是预备下的灵床。在灵床上，母亲和姑姑给她擦洗身体穿上寿衣后，她突然又醒了过来。她显然意识到了身边的变化，并知道一切已无法改变。她问父亲：天黑了吗？

“妈，天还亮着呢。”

然后她不再说话。这时候，她的眼睛对光的感觉可能已严

重衰退。我们都还在光亮中，只有她一个人的黑天提前降临。

此后的几天，她躺着，重新回到弥留状态，气息微弱，偶尔会醒来，喝一点水。这样过了三天，最后一天的下午，每隔一会，母亲就会进屋一趟，把一张薄纸悬在她的鼻子前，看是否还有鼻息把纸片吹动。

纸片越撕越小。

我忽然恐慌起来，意识到自己正在目睹祖母一点点死去。因为被恐慌包围，我有些抖。但我努力控制着，不想让自己的抖被人看到。院子里，父亲和邻居在说话，商谈丧事的细节。他们声音不高，但听上去，仍然有些惊人。我一直待在屋子里，我不愿在这时离开祖母，还因为我女儿和弟弟的小儿子正在屋子里玩耍。他们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又趴在凳子上摆弄一种叫变形金刚的玩具，争吵，有时还会发出笑声。我女儿比那小男孩大两岁，已上了幼儿园，她突然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看看，问我：“太太死了吗？”

她的话让我惊讶。她不说睡着了吗而是说死了吗。她还不懂得死，大概这几天听多了这个字，已经知道把它与睡眠区别开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身体还在抖。我还没有活到父母亲那样的年纪，在一个亲人集体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可以坦然地面对亲人的死亡。我也不像女儿那样还处在懵懂无知的年龄，尚不知死为何事。我像是真正第一次看懂了死亡，并意识到若干年后，父亲、母亲，包括我，以及所有的亲人，都将无可避免地这样离开人世。一股汹涌的悲伤几乎冲垮了我，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被祖母残存的鼻息吹动的纸片，轻，轻得无

法控制。

后来，母亲忽然哭起来，并把一片剪成铜钱样的小纸片盖在祖母的嘴唇上。纸片纹丝不动。我的身体忽然就不抖了。土黄色的小纸片，对一个正在逝去的人有着怎样的追随？我不知道，我只觉得，人在死亡之际的灵魂，就像纸片那样，在经历一个从抖动到安静的过程。纸片，它在祖母的嘴唇上越来越沉，甚至重过了它模仿的那种铜质钱，母亲的哭声，父亲的哭声，姑姑的、我的、弟妹的哭声，这些哭声汇成的洪流，已经不能使它移动分毫。

再后来，出殡，纸片一路撒落，又被风吹起，吹得满天飞舞。一帮壮汉抬着棺木，仿佛只有棺木是沉重的，仿佛只有棺木内盖在祖母唇上的那已经看不见的纸钱是沉重的，其余的纸片，在一场乡村葬礼上，都像突然获得了发狂的激情。

一个人的死，也许并不比另一个人的死更寒冷，但寒冷只分配给了自己的亲人，足以把许多颗心冻僵。它分配得并不均匀，有的成员还没有能力接受它。我们在痛哭的时候，女儿也跟着哭，弟弟的小儿子也在哭，他们只是被吓哭了，有一点影影绰绰的悲伤。他们不理解死，也不理解大家为什么一起痛哭。

一个人在幼小的时候，被亲人围护，会以为天地本该如此。

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也可以完全不去理会死亡这件事，因为前面的亲人还多，感觉上跟让亲人们消失的世界隔得还很远。

但走在前面的亲人不经意间在减少，他们走着走着，突然就离开了道路，消失在了黑暗中，仿佛路上有一道看不见的线，人一踏过去就不见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前面已经空无一人，你将独自面向未来，你仍然看不见那道线，你不知道它在哪里等着你。而那让亲人们消失的世界，却已在前面无边无际地铺开，你已是一个人，你孤立无援，你知道了独自看护自己是多么困难。

亲人的消失，实际就是你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在消失。你失去了祖父、祖母、姥爷，还将失去父母、兄长，直到失去自己。你的躯体已在悄悄背叛你，仿佛死神已经预先说服了你的一块骨头、一个器官，或者看不见的某种躲在细胞里的微小东西。

我们躲避着死亡。我记得祖父过了六十岁的时候，哮喘已经很厉害，但是他说：我没病。他不愿说自己有病，仿佛一说出来，就会被死神听见。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最初带来恐惧的死亡气息的，是棺木。

在我们那里，一直有提前为老人打造棺木的习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玩伴小芳家看见棺木的情形。那是春末时节，走进她家油漆剥落的门洞，就能闻见混合着梔子花香的油漆味，那是一种古怪的芳馥气息。一口棺木停泊在她家西墙的木棚下，本村的杨木匠正在往上面刷漆。棺木如一艘巨舰，有骇人的乌黑和油亮。它的主人，小芳的祖母，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太婆，坐在堂屋的檐下专注地看着这一切，落光了牙齿的瘪嘴巴不时

开启，咕哝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言语，仿佛传自另一世界。

我说不清从何时开始害怕棺木。对玩伴小芳的喜爱，并不能冲淡内心的恐惧。棺木早已打好多年，但小芳的祖母老不死去，所以只好一直停放在院子里，并且每年雨季来临前还要上一遍漆。“老不死的。”小芳小声骂道。老太婆笑起来，我奇怪她老朽的耳朵对于骂她的话总是出奇的敏感。她又开始喃喃自语，她说：谁知道怎么老是不死呢？老是不死。

提前打好的棺木，是殷实人家的象征，它一般来自古宅周围的巨木，只有长得最粗壮的树才有资格成为寿材。棺木，它的前身曾庇护过长满青苔的院落，那些嶙峋的枝干和老人是相配的。自被做成棺木，就静静停在它遮蔽过的院子里，在人的生死之间，是它的沉默，是它乌黑的幻影。它是一个老人的玩具，又像是这老人的敌手，一年又一年刷上去的新漆，并不能阻止木头的腐朽，五年，或者十年，缓慢的小火焰在油漆下燃烧，终使它颓败，在某次不经意的触碰中轰然倒塌。那熬穿了棺材板子的人，都是命硬的人。

棺木会被埋入地下，但在某些特殊的时候，也能重新浮回人世。“文革”末期，我上小学，忽然有一天，学校的条件改善，换上了一批新课桌，但不久就有消息说，这些桌子是用大队平坟时扒出的棺木改做的。我还记得那些课桌，蔫黄，晦暗，使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霉味。半腐朽的木头，用铅笔或指甲一按就陷了下去（不久桌面都变得坑坑洼洼），如同没有干透的泥巴。它们的存在，使几十颗小小的心惊悚不定，上学的时候，早去的同学徘徊不敢进门，放学则如一窝炸了群的小兽，“轰”

的一声，争先恐后抢出门外。不久后还有人活灵活现的说，在屋梁上看见了一个吊死鬼……棺木，它原本在地下隐秘的腐朽过程被看见，被触摸，虽然经过了斧锯的加工，本质仍若隐若现。但我们能看清什么呢？一切还都是模糊的，如同死亡本身，仍旧充满了恐怖和神秘。

在家乡，和棺木有关的传说很多，我记得的一个是这样的：某人骑马夜行，途经乱坟岗，忽听路边有人说：捎带我一程，就从后面跃上马背。那人疾驰至村中，呼人掌灯，一看，身后驮着的竟是一块棺木，随即大病一场。

那个骑马夜行的人，据说是当时村子里最大胆的后生。半夜里游荡在旷野的棺木，它有着怎样神秘的力量，连最强健的生命也难以与之抗衡？

埋葬在土里的棺木，埋葬在心头的棺木，它是人世间一道永恒的阴影。

棺木是黑暗的，它所沉入的另一个世界也是黑暗的。那么，有没有灯笼能照亮那黑暗呢？

也许有的，比如枸杞子。

枸杞子是枸杞结出的红彤彤的果实。小时候我以为枸杞只能在坟头上生长，其实不然，它是可以随处生长的，只是长在其他地方会被当作杂草随时薅掉，它就只剩下了坟头这块阵地。久而久之，它也成了恐怖气氛的伴生物。

枸杞子熟透后味道甜津津的，大人们说，那是鬼魂回家时打的灯笼，不能吃。我不相信，有一次割草时偷偷摘下了王建设坟头上的枸杞子吃，正巧被看庄稼的老头见到了，他吓唬我说，嘴馋的人吃了枸杞子，等于吃掉了鬼夜里走路时要打的灯笼，小鬼发怒，就会沿着光亮摸到他肚子里。他的话使我大惊失色，当时就觉得肚子一紧，夜里，肚子开始疼，拉肚子，发烧。

王建设是我的小学同学，和我同龄，他死的那年六岁，得的是胆道蛔虫病。我一直记得他死前的情景。那是在夏天，刚下了一场雨，他在自家门前抱着肚子，俊俏的小脸因痛苦而扭曲，一边哭嚎，一边把背死死抵在绑着花椒树枝的小杨树上。花椒树枝上的刺把他的背扎得鲜血直流。后来他被他的哑巴父亲拖回屋子里。他的父母都是哑巴，有智障，除了贫穷，没有钱、药，甚至连安慰孩子的语言都没有。那天，他凄厉的叫声令整个村子惶恐不安。他在夜里死去。

我吃了从大队卫生室买来的土霉素和ABC药片，仍不见好。晚上，祖母带我到神妈子（巫婆）那里去看看。神妈子我平时称呼她三奶奶。她摸了摸我的头，点了一炷香，过了一会儿就黄毛大仙附体，一拍自己的膝盖，在昏黄的油灯下唱出许多戏文一样的句子来，大意说我昨天在割草时碰到了阴人，受到惊吓，掉了魂，就安排我祖母带我去喊魂。然后她恢复了正常，让我喝了小半碗撒了香灰的仙水。再然后，我被祖母领到村外的大路上喊魂。我的烧似乎已退了些，意识上仍有些迷迷糊糊的。祖母踮着小脚费劲地走着，牵着我的手却出奇的有力。她停下来，嘴里念着我的名字，拖长了声音喊：“魂——上身来，——魂——